

BANNED
BOOK

BANNED BOOK

BANNED BOOK

禁书

若花燃燃◎著

第四代导演倾力执导·同名影视剧即将强档上映

一旦打开《禁书》

揭开一段尘封数千年的古墓记忆

就会拥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禁书

若花燃燃◎著

BANNED
BOOK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禁书 / 若花燃燃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2

ISBN 978-7-80228-246-9

I.禁... II.若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7856 号

禁 书

作 者: 若花燃燃

策划编辑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李 林

装帧设计: 80 零 · 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 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246-9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·奇特的死亡符号·1

第二章·消失的傩面具·15

第三章·传说中的阿曼西神·29

第四章·死亡符号之二·43

第五章·傩面具重现·59

第六章·第二个花圈·77

第七章·孤儿的心伤·95

第八章·禁咒之语·109



第九章·生死门·121

第十章·圆洞的秘密·135

第十一章·滴血的手指·153

第十二章·邪恶的美人蕉·171

第十三章·剥脸·183

第十四章·心中的魔鬼·197

第十五章·终极墓室·215

第一章

奇特的死亡符号

BANNED
BOOK

站在巷子口看进去，弯弯曲曲的巷子一直通到天边。天是灰色的，积了些云层，郁郁累累，将坠未坠的样子。年代久远的石板路磨得油光，路旁还堆着点残雪。一阵风过，废纸与塑料袋在半空幡然起舞。

巷子里的墙壁一律是灰褐色的，染着各种渍痕，斑驳残损。墙上写着一溜的红色大字：拆迁。字弯弯扭扭，颜色却很正，在灰色天空的衬托下仿佛一串鲜血。巷子口另有黑色毛笔写着不起眼的三个字：绒花巷。很端正的隶书，倘若不注意根本看不到。

“是这里了。”方离自言自语了一声，摸出口袋里的纸条看了一眼：绒花巷49号。她把纸条攥在手心，前后张望了一眼，迈开步子往前走。

皮鞋后跟敲打着石板地面，发出“叮叮叮……”单调的声音，越发衬出四周的静寂。沿路的人家都搬空了，门窗大开，房间里因为采光受限，黑乎乎的。方离看了一眼，心头陡然升起一股不安，黑暗里似乎有些东西在蠢蠢欲动。她不敢再东张西望，加快了脚步，叮叮叮的一串声音滑过冰凉的石板路。

45，47，49……方离顿住脚步，打量着眼前的屋子。这一路，惟有这家的门窗是关着的。铁门生了锈，挂着沉甸甸的链子锁，没有上锁，看起来有人在家里。铁门里另有明黄色的木门，被风雨漂得苍白。门口的台阶从中裂开一道缝，一株嫩绿的小草探头探脑。台阶旁边搁着几袋垃圾、几只空酒瓶子，两三只老鼠在其中觅食，听到方离的脚步声怔了一会儿，却也不逃走，继续在垃圾堆里钻来钻去，撞得酒瓶子骨碌碌地滚动着。

方离心头的不安还在增加，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来路。两道高墙夹着窄窄的一条道路，像极酒瓶子的端口。巷子口外面的大街上车来车往，十分热闹。那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华，明明隔着自己不过百来米，却有种遥不可及的感觉。再看巷底，依然是弯弯曲曲通到天边。石板路的油光与灰色天宇的清光交织融汇成奇怪的光影，冥冽色的一片天地，似乎连着另一个空间。这个想法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，慌忙拍门，哐啷哐啷的

声音响彻了整个巷子。

半晌却没有人应门，方离不甘心，拉开铁门，一边敲着木门一边问：“请问钟老师在吗？”敲了一会儿，她停住手中动作，依然没有人回应，但似乎有某种动静。她疑惑地将耳朵贴近木门，门却在这时“咯吱”一声开了。方离吓得后退一步，不慎踩在台阶边，差点摔到地上。

门只开了一缝，露出一只充血的眼睛，眼珠子滚来滚去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方离。方离稳住身子，微微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微笑着问：“是钟老师吗？”那人不答，只是瞪着她，看起来不太友善。

“我是南绍民间文化基金会的方离，南浦大学的梁平教授介绍我来找你的，有些事想请你帮忙。”

听到“梁平”两字，那人的目光终于柔和了一些，将门打开。一股呛人的酒气扑鼻而来，方离忍不住皱紧鼻子，旋即觉得有失礼貌，又松开了。那人并没有注意她，自顾自地转身入屋，穿着棉衣的臃肿身子一晃一晃地隐入暗影里。

风推着木门徐徐地敞开，屋内的情况也徐徐地暴露在方离眼前。只是屋里光线太暗了，看不清楚全貌，隐隐绰绰中只有一个印象：脏乱。及待进屋，那感觉就更明显了。方离小心翼翼地走着，惟恐不小心踩着什么或是撞到什么。房间里有股臭烘烘的膻味，跟酒味搅在一起，全往她鼻子里冲。她闭住呼吸，依旧不能消除那种恶心的感觉，而且身子也起反应，浑身痒痒的，好像万千虱子在爬。

房间里惟一能看得出主人曾经身份的是那排大书架，放满了书，墙角还堆着一些，摞得很高。此外，桌凳都很粗劣，挨墙放着一台十四寸的电视机，感觉时光一下子倒退了二十年。那人把木凳上的东西随手拨到地上，指着凳子对方离说：“坐吧。”

方离犹豫片刻，小心翼翼地坐下。那人隔着桌子也坐下，顺手摸过桌子上的酒瓶子，虽然没喝，但一直握在手里。看得出来，他有极大的酒

瘾，握着酒瓶才能安心。桌子上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如方便面、袜子、药丸、啃了一半的鸡爪……方离看了一眼，赶紧移开了视线。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，站起身来递给那人。那人瞟了一眼，并不接，说：“放在桌子上吧。”

一刹那，方离有收回名片的想法，沉吟片刻，终于无可奈何地放在桌子上，现在杂乱的桌上又添一样东西了。她悻悻然地坐回凳子上，说：“你是钟东桥老师吧？”

那人鼻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早不是老师了。你有什么事，快说。”他一仰脖子，咕噜噜地喝了一口酒。

“是这样子的，我查到你1987年发表在《民俗民风》里的一篇文章，提及曼西族^①独特的灵魂观，还有他们神秘的巫经……”

“那是我编的。”钟东桥打断她的话，“曼西族早就被各大民族消化吸收了，早就没有这个民族了。”

“可是我查到的资料……”

钟东桥根本不给方离说话的机会，“那时，为了评职称，就胡编乱造了一篇文章。”

“钟老师，我听说你读书时曾走遍了整个瀋云山区，根据史料记载，瀋云一带曾是曼西族的主要居住地，而且……”方离耐着性子想把话说完。

“我再说一遍。”钟东桥瞪大眼睛盯着方离，“那篇文章是我编的。”他充血的眼睛炯炯发亮，像饿狼的眼睛，方离不由自主地心里一怵，没说完的话咽回了喉咙里。

房间里是短时间的静寂，钟东桥大口喝着酒，不时瞟方离一眼，神情有点恶狠狠的。此时，方离的眼睛已经适应房间的光线，将钟东桥的模样看了个清楚。看起来，他大概四十多岁，脸色灰土，下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胡渣，脸部肌肉松弛，眼睛下挂着两个软耷耷的大眼袋。身上穿的是件

老式的旧棉袄，肩部破了线露出里面的棉絮，肘子、袖口、衣襟处则磨得油光发亮。他看起来根本不像读书很多的人，更不像是为人师表的。然而他身后的书架上搁着几个相框，都是他与学生的合影照，某某年某某届南浦大学人文学院文艺系。其中一张照片放成十寸大小，年轻的钟东桥挤在几个学生中间，笑容和煦。方离细细看了又看，对比着眼前的钟东桥，实在是天壤之别呀。

“钟老师……”

“不要叫我老师，我早不是老师了，去他妈的老师。”钟东桥忽然发了火，提高音量。“啪”的一声，他将酒瓶按在桌上，站起身来回踱着步，神情激动地叫嚷着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是强奸犯，钟东桥是强奸犯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强奸犯是干吗的吗？”

方离被他的神色吓住了，僵在位置上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来回走动的钟东桥，喃喃地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去他妈的，你会不知道？”钟东桥忽然逼近她眼前，挥舞着手说，“你们女人都是天生的骗子，一边勾引男人，一边摆出圣洁的模样……”方离吓得站直了身子，凳子也被她踢翻，倒在地上发出重重的声响。

“你们这帮婊子，全是装模作样的好手，虚荣，轻浮，两面三刀……”钟东桥继续逼近方离，嘴巴唾沫四溅，有几颗落到方离脸上。她心砰砰乱跳，手足无措地连连后退，眼看着就退到墙角，无处可退了。这时，里屋忽然响起了一声咳嗽，很轻，但这屋子不过弹丸大小，方离听得清清楚楚。

情绪激动的钟东桥戛然收声，挥舞着的手也停在了半空，顷刻他放下手，身子萎顿下来，瞟了方离一眼，慢腾腾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入了里屋，门帘子一晃，把他的身子遮住，也隔住了里屋的光景。

方离吁了一口气，抹去额头的冷汗，心里埋怨起梁平怎么不先说清楚钟东桥的情况。不过细想一下，可能梁平也不知道当年的同事变成现在这

个样子，怪只怪自己，没有了解情况就来了，而且是如此偏僻的地方。想到偏僻两字，方离的心又提了起来。一个钟东桥已经足够对付她了，而且屋里还有一个人呀。她侧耳听着里屋的动静，似乎有喁喁细语声，很轻轻，如蚊子的叫声，但似乎又没有。那钟东桥去里面干吗？

越想越觉得这个地方十分诡异，方离暗道：算了，还是早点离开为妙。她小心翼翼地废纸堆里抽出脚，往前走了一步，不料脚下所踩的书一滑，她身子后仰，幸好后面是墙，才没有摔倒。但是脑袋磕着墙壁，发出沉闷的“咚”，却是一种铿然声。

方离大感奇怪，回头一看，面前赫然是一张脸，几乎跟她的脸贴上了。她大吃一惊，本能地后退了一步。待看清，不由失笑，原来面前的不过是傩面具^②。这面具大概是正常人脸庞大小，用的材料可能是黄杨木，雕工精细，色彩鲜亮。脸颊模仿人的肌肤涂抹着浅黄色的油彩，唇红眉黑，低眉敛目，宝相庄严，但额头以上却雕成火焰状头发，令整个面具透出一种妖魅之气。

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两年多，方离见过近千种傩面具，虽不敢说是专家，也是了解颇深。很多傩面具，她一看，就知道是哪个神鬼，而且还知道是哪个地方哪出傩戏里用的。然而，她却看不出这个傩面具所雕为何神鬼，更看不出这傩面具是哪个地方的。惟一能确定的是，这个傩面具是供奉用的，因为它的眼神是往下的。惟有高高在上的神，才有这种俯视众生的眼神。她想了想，从包里掏出手机，镜头对准面具，正要按键时忽然觉得不对，手机屏幕里面具的眼睛怎么是睁开的呢？眼珠黑若点漆，整个面具看起来神采飞扬。

方离不敢相信地眨巴着眼睛，再看屏幕，眼睛却又是闭着的。难道刚才眼花了？她按下拍摄键，纳闷地盯着面具看了又看。片刻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她伸出手指摸向面具的眼睛。一点，一点，手指离眼睛越来越近。

眼看就要触及锥面具上的眼睛了，听得身后一声低喝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方离吓了一跳，慌忙缩回手，回过头来看着钟东桥。他很恼怒的样子，鼻孔翕动，大踏步地走过来，刚才被方离踢倒的凳子又被他踢到了墙角，撞翻了一摞书，扬起灰尘无数。

“你父母没教你不要随便动别人的东西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摸一下。”方离惶恐地说。

“摸你妈个头，滚，滚出去。”他拎住方离的衣领，往门口方向推。未曾见过如此无理的人，方离心头火起，挣脱钟东桥的手，说：“钟先生，我自己会走，不劳你了。”

“那你快滚。”钟东桥没有再推她，只是挥舞着拳头。方离整整衣衫，横了他一眼，大步走到门口，打开门走了出去。木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，震得方离的耳朵一阵嗡嗡作响。她回头瞥了一眼尚在震动的木门，心里掠过一种古怪的感觉。

门口那几只觅食的老鼠已不知所踪，装着垃圾的塑料袋在风中窸窣作响。天色晚了，光线黯淡，更衬得石板路的油亮。方离看着手机上的锥面具照片，半合的眼睛令整个面具毫无生气。可是刚才那面具上分明有一对光彩灿灿的眼睛，猛一看似是真人画着脸谱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我真的眼花了？她不解地皱起眉头。一阵风从巷子底扫了过来，像冰刀刮过她的脸。不由自主地连打几个哆嗦，方离连忙将手机放进包里，大步往巷子口走去。

风在沿途墙壁的大小窟窿里钻进钻出，呜呜地叫着。呵出的热气顷刻消失了。鞋跟与地面的敲打声被风送到了前面。前面巷子口已有温暖的灯光，而身后……方离有种诡异的感觉，身后似乎有人在窥视着自己。她顿住脚步，迟疑着转过身来，依稀觉得一个黑色的人影倚墙站着，待要细看，风将她的头发高高扬起，遮住面前的视线。方离不敢再逗留，连忙转身往巷子口跑去。

一出巷子，汽车驶过发出的嘶嘶声亲切地淹没了她的耳朵。大街上华灯初上，桔红色的光芒溶溶曳曳，晃出一圈一圈的虚纹。方离扶着电话亭，吁吁地喘着气。回头再看绒花巷，正渐渐地隐入黑暗中，那油亮的石板路像鼻涕虫爬过后残留的液体。

晚上，气温降得极低，天空开始飘小雪，这是南浦市十几年不遇的罕见春雪，一直飘到第二天都没有停。方离无事不需外出，便窝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。偶而想起绒花巷与钟东桥，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但手机里的那张照片却真真切切地提醒着她，绒花巷曾有那么一小段离奇的事。

她翻查目前已经发现的傩面具资料，希望找出面具上雕的为何神鬼？如此精细的雕工，如此细腻的油彩，这傩面具绝对有着不俗的来历。可是忙碌一天，翻阅了大大小小各种资料，不但没有发现类似的或是相同的图片，连文字记录都没有。方离甚感失望，只好将这件事情搁在一边。

雪洋洋洒洒地下了两天，给整个南浦市薄薄地施了一层粉，显得素雅可人。第三天，雪虽然停了，天气却没有好转，依然阴冷入骨。方离打算去南浦大学向梁平教授了解一下钟东桥的事情，正埋头收拾随身挎包时，忽然听到办公室门口响起敲门声。她抬头，颇有些诧异。南绍民间文化基金会是非盈利的民间组织，并无外联单位，一年难得有几次敲门，敲门的还全是推销的。她疑心门外的人走错地方或是推销的，并不搭理，想着过一会儿，对方自会无趣离开。

然而敲门声还在持续，非常有节奏，不休不止的样子。

方离好奇地打了门，门外站着两个警察，刷地亮出证件，问：“你是方离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看到警察，不管有没有犯事，心里都会微微发怵。方离也一样，不安地看着他们。

“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”说话的圆脸警察面无表情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一会儿就知道。”

看着他们帽子下严肃的脸，方离好生疑惑，但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抓起外衣与包，跟着他们出了门。去公安局的路上，她还试图跟他们说话套一下情况，但他们冷眉冷眼不搭理她，她也只好作罢，转头看着窗外。

天气寒冷，街上的行人稀少，俱都匆匆忙忙的，带着一脸的寒意。不知为何，方离又想到了钟东桥家的那张傩面具，那双眼睛。事实上她昨晚做梦时，就梦到这双眼睛忽然地睁开将她吓醒。

“到了。”车停住，其中一个警察推了推发怔的方离。

方离惊醒，跳下车，跟着他们走进森严的公安局办公楼。走道上的光线不好，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，来往的警务人员俱都板着脸，步履匆匆。方离先去采集室采集了指纹和鞋印。及待在审讯室坐下，她才完全清醒过来。圆脸警察给她倒了杯热水，方离捧在手里，暖乎乎的感觉顺着手臂游走。

“方小姐，请问你认识钟东桥吗？”

方离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谈不上认识吧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见过他一次。”

“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在什么地方见的面？”

“前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去过他家，就是绒花巷49号。”方离说完这话，两位警察相视了一眼，眼神里别有深意。方离好奇地问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圆脸警察对她的问题避而不答，问：“你在他家里呆了多久？”

“不到一个小时。”

“能否精确一点？”

方离想了想，说：“当时没看表，出来时因为要下雪，天都黑了。我估计肯定超过半个小时，可能也就是45分钟左右。”

这个回答总算令圆脸警察满意了，问：“你找他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子的，我是从事南绍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，钟东桥曾在1987年发表过一篇关于曼西族奇特宗教观的文章，我想向他了解这方面的资料。不过事与愿违，他好像很不愿意谈。”想到那天钟东桥断然否决的态度，方离心里有些不能释然。

“曼西族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？有这个民族吗？”

“有，根据史料记载，曼西族是南绍地区最神秘的一个民族，有它自己的文字与宗教，一度非常繁荣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。在公元十世纪左右，晚唐的安史之乱波及南绍地区，一队叛军辗转到了南绍地区烧杀掳掠。这个时候的曼西族由于闭塞自封，文化水平相对落后，尤其是兵器制作水准远低于中原地区，很快就战败，曼西族避祸分散迁居，此后历史上再无提及。不过曼西族文化对整个南绍地区有着重大的影响，都说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源头，那曼西族文化也可以说是……”说到自己熟悉的专业知识，方离忍不住侃侃而谈。

两位警察听得直皱眉，终于打断了她，“方小姐，我们不是来讨论曼西族的。你跟钟东桥先生是否起了争执？”

“争执？”被他打断话题，方离一下子回不过神，想了想，说，“谈不上争执吧，钟东桥好像受过刺激，情绪容易激动，当时我是被他吓着了，但是争执就算不上吧。”

两位警察又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说：“方小姐，能否将你们见面的情景详细说一遍。”方离点点头，非常配合地将当时的情景一五一十地说出。等她说完，圆脸警察皱着眉头问：“就这些？”

“是，你还想听什么？”方离奇怪地看着他们。

“方小姐，前天傍晚时分钟东桥死在自己家里，他手里拿着你的一张名片。”警察慢吞吞地说着，一边留意方离的脸色。方离微微动容，其实她早猜到事情跟钟东桥有关，但想不到他被人杀死了。“对此，你有什么

解释？”

“什么，解释？”方离失笑，“你们不至于认为我杀他之前，先递上名片，然后还说声多多关照吧。”

此语一出，两位一直板着脸的警察也忍俊不住，咧开了嘴巴。随即他们惊觉，重新板了脸，但屋内气氛起了变化，不似方才这般凝重。

“我想，也许当时他想抓一样东西，正好抓到我的名片了吧。”方离淡淡地补上一句，不过细想钟东桥屋里乱七八糟的光景，这种可能性小之又小。“对了，他家人呢？”

“钟东桥是一个人住的，没有任何家人。”

方离一怔，想起那天的咳嗽声，说：“怎么可能，那天我明明听到里屋有人咳嗽，当时他还进里屋去看了一下。”

“我们查过了，他没有任何亲人。屋里只有他一个人的生活痕迹，而屋内也只有你一个人的鞋印。”说完这话，警察又摆出一副看你如何解释的表情。

方离默然半晌，回想那天在钟东桥屋里时，确实听到一声很清晰的咳嗽，绝对不是幻觉。“那只有一个解释，在我之前，有人也来找他，我来之后打断了他们，他就躲到里屋了，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凶手。”方离把自己的推论说出来，但又感觉站不住脚，倘若那人真是凶手，为何还要发出咳嗽声引起自己的注意呢？回想那声咳嗽响起的时间，正好是钟东桥情绪失控的时候，那声咳嗽正好替自己解了围，一个凶手会这么好心吗？

“方小姐，我们只找到了你跟钟东桥的脚印和指纹。”另外那位一直沉默不语的方脸警察开了口，语气低沉也威严甚多，“我们来假设一下，假设当时方小姐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杀了钟东桥，为了逃避责任，你布置了一个离奇的犯罪现场。”

方离微感恼怒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幸好这只是你的假设。”

两位警察又交换一个眼色，依然是方脸警察说：“方小姐你布下的那

个杀人现场有什么特别意思吗？”

“什么离奇的杀人现场？”方离无奈地叹口气，“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？首先我没有理由杀钟东桥，其次如果我真的杀了他，也不会留下那张名片。”

“这正是你的高明之处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按照一般的犯罪心理，都是想着抹去一切犯罪痕迹，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抹掉指纹与鞋印，所以你采用一个大胆的方案，故意留下一张名片……”方脸警察侃侃而谈。

方离忍不住打断他说：“如果真如你所说我杀了人，而且我很高明，一定不会把嫌疑引到自己身上。我只要拿走名片，你们根本查不出指纹与脚印是我的，请你们不要忘记那个巷子空无一人，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人看到我。”

她说的不无道理，南浦市有八百万常住人口和两百万流动人口，如果没有方离的名片，要依据脚印与指纹未必能找到她。而且看她的说话口气与神色反应，要么与此案全无关系，要么她就是极高明的杀人犯，有着超人一等的心理素质。两名警察面面相觑，都感觉十分棘手，不知该如何突破。

审讯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了，一个高个警察挟着一股风大踏步走了进来。

两位警察霍然起身，异口同声：“徐队。”

高个警察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坐下，将手里拿的资料放在桌子上，双手支着桌子，偏头看着方离，说：“听说你被带来了，我特地来看看。”

方离惊讶地看着他，半晌才说：“大徐，你什么时候调到市局了？”大徐是徐海城的外号，两位警察面面相觑，徐海城吩咐他们带方离来时，可没有说过跟她相熟。

“过来大半年了，是你不关心老朋友呀。”徐海城戏谑地说。

方离微微一笑，自从离开孤儿院后，是与旧友疏离了很多，却也是不得已的，旧时的生活并不欢欣，她是能忘则忘。

徐海城看到旁边两位同事满脸的疑惑，于是介绍说：“这位方小姐，是我在孤儿院自小一块长大的老朋友。”

这句话令方离油然生起感慨之心，接下话茬：“是呀，那时大徐很照顾我。”一时间，旧日生活场景在脑海中重现。孤儿院里的孩子无依无靠，缺少安全感，只得成群结队寻求庇护，相互之间便有倾轧。因为方离不喜欢扎堆，于是便成了被欺负的对象，而那时候的徐海城年龄大个子大，总是保护着她。

方离的话也勾起了徐海城的记忆，他微微走神。审讯室里一下子鸦雀无声。片刻，他回过神来，说：“你们继续吧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”他伸手去抱桌上那叠资料，没有抱稳，最上端的资料滑了下来。

方离离他近，忙伸手帮忙，却依然有几张照片滑落在地，其中一张掉在她的脚边。她弯腰捡起，不免扫了一眼，当即“咦”了一声。

徐海城从她手里拿过照片，笑着说：“这可是机密，你不能看的。”

“可是这照片上的姿势……”方离依然一副惊奇的表情。

徐海城看了一眼手中的照片，说：“这姿势是有些古怪，可是你也没必要惊讶成这样子吧。”

方离连连摇头，说：“这姿势不只是古怪，它是一个符号。”这下子徐海城惊讶了，问：“什么符号？”

“你让我再看一眼。”

徐海城一声不吭地将照片递给方离，她接过，对着灯光一照。照片上是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坐在地上，双手抓着脚，头埋在胯间。徐海城也凑近她身边看着照片问。

“据说曼西族跟埃及人有着相似的灵魂观，他们相信人是可以重生的。埃及人是将肉体制成了木乃伊，等待着新的灵魂进入身体。而曼西族